

冰心

奖获奖作家作品

一把小红伞

尹全生 主编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冰心寄语



地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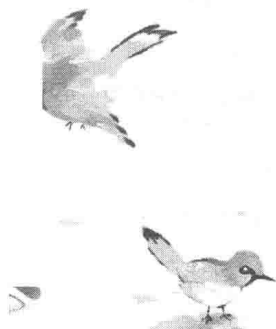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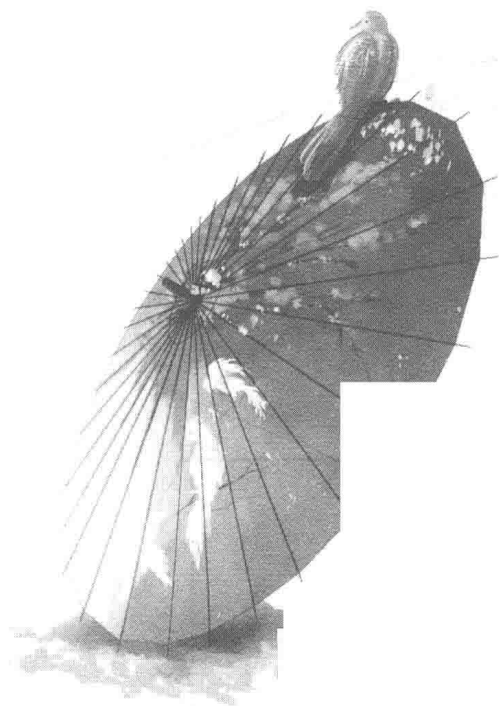
冰心

奖获奖作家作品

一把小红伞

尹全生 主编

冰心寄语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地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把小红伞 / 尹全生主编. —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9. 1

(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

ISBN 978-7-5028-5003-6

I. ①一… II. ①尹…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3645号

地震版 XM4320

一把小红伞

尹全生 主编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凌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423029

传真: 68455221

市场图书事业部: 68721982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seismologicalpress.com>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1100 1/16

字数: 202千字

印张: 12

书号: ISBN 978-7-5028-5003-6/I (5708)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赵文辉卷

清白如水	3
羊肉烩面	5
蓝天下的风筝	7
秋罢给话儿	9
篱笆	12
滑县乞客	14
柳暗花明	16
沿村小米	19
一把小红伞	22
买手机	24
我是你的崇拜者	26
小马叔叔	28
打酱油	30
拿只鸡蛋去换盐	32
小兵摆大炮	34

有病	37
抢种	39
断槐	41

乔迁卷

与百万富翁擦肩而过	45
窗	47
谁言寸草心	49
爱	52
开在窗玻璃上的花	55
不要晒脸	59
爱情的滋味	62
谁知盘中餐	65
谁的责任	68
上学	71
一元钱	73
折竹签	75
抹灰工老张	77
一只鸟	80
包谷熟了	82
婚事	85

侯发山卷

卖不出去的羊	89
二战时期的爱情	92
生死罗布泊	95
母亲的手艺	98
手机	101
八百米深处	103
把周瑜告上法庭	105
千纸鹤	107
寻梦	110
三代日记	113
我想变成一只蚕	115
琴声	117
我是一只粗瓷碗	120
不灭的灯	122
心锁	124
名医张一刀	126

凌鼎年卷

酒酿王	131
斗地咧子的傻精	134
寻找伯乐	137

非著名摄影家	139
有这样一位征婚者	142
娄城一怪陆慕远	144
蓝色妖姬	147
美与丽	150
麻将老阿太	153
走出过山村的郝石头	156
海仙人	159
唐校长	162
阿江之死	164
吉祥画家	167
冤家对头	169
洪升之死	172
谁说救人与爱情不相关	174
沉重的自尊	176
倒包	178
结婚是咱俩的事	180

赵文辉卷

赵文辉，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迄今已在《北京文学》《长城》《莽原》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部分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已出版专集7部，曾获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2009年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清白如水

古山西出清官，寇准、刘墉、于成龙……给后人留下几多美谈。却说清朝雍正年间，平遥县出一举人，姓张名菊人，后钦点到河南辉州任知县。在任期间，清正如水，俸禄尽皆周济穷人和学子。妻儿在山西种地，秋麦两季，都要托盐贩把磨好的麦谷捎到辉州来，张菊人不食辉州粮，只饮辉州几瓢水，人称“张白水”。

雍正八年，张菊人任满，朝廷升他到广西任知府。张菊人年事已高，恋家之心顿生，未去赴任。卸任后的张菊人两手空空，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攒着。县里几个大户听说后给他凑了三百两银子，恭恭敬敬送来。张菊人连连摆手，说：“民财岂可贪！”说了半天，就是不收。一大户急了，兜着银子到一口井边，对张菊人说：“老爷再推辞，我把银子全倒井里去！”张菊人吃了一惊，叹口气，权且收下。可是才隔一天，就悉数送给了县里几个大儒，儒子们早就想为全县学子建一所书院，资金一直凑不够。这下好了，“百泉书院”终于破土动工，圆了一代学子之梦。

张菊人却到东关一油坊做起了短工。九九八十一天之后，才挣够了回家的盘缠。张菊人用皂角把一袭青衫捶洗又捶洗，青衫穿得太久了，起了皱角，油坊的女主人帮他浆洗了一遍，挺括了许多。张菊人没有别的行囊，只几本书相伴，收拾进褡裢里，准备明日起程。青灯之下，张菊人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把开缝的青衫缝了几处。噗地一口吹灭灯，和衣而卧。过陵川，走长治，要翻不少山哩！张菊人心里说。

次日一大早，张菊人悄悄起床，穿上浆洗过的青衫，背上褡裢，手拄油坊的主人送的桃木棍。主人说桃木棍一可以避邪，二可以拄着走山路。张菊人轻轻推开大门，出来又回身把大门掩上。当他转过身，一抬头，却愣在那里：台阶上，石墩上，长长的街道上，坐满了人，站满了人。都是城里城外的百姓，听说他要走，天不亮就来了，怕打扰他，一个个都缄了口不出声。露水打湿了绾带，风吹歪了瓜皮帽，这时，一声声、一声声深情地唤：“老爷——老爷！”

张菊人眼眶霎时潮湿了。他走下台阶，一个个搀扶，一个个执手，口里埋怨：“走就走了，还送个啥？”一个白发老者走上来，向张菊人揖礼，然后端上一杯酒：“请老爷饮了这杯辞别酒！”张菊人这才看到，街上摆满了筵席，一眼望不到边。张菊人问：“这队伍有多长？”老者答：“一直到城东五里之外的五龙庙。”又问：“这筵席有几桌？”老者再答：“人有多长，席有多长。”张菊人立时恼了，将桃木棍扔在地上：“毁我一生清白也！”说罢转身进了大院。老者与众人面面相觑，更不敢去烦张菊人。

许久不见张菊人出来，老者率先推门而入，却见张菊人悬于皂角树下，气已绝。老者扑通一声跪下，身后之人一个个都跪下来，膝盖跪击青石板的脆响声一直传到五龙庙。头一声哭声之后，一片呜咽。

老者痛悔：千不该，万不该，摆酒席，搞浪费，坏了张老爷一世清名呀！

张菊人灵柩要运往山西。走的那天，十里无空巷，人人皆穿白，祭奠张菊人的竟是一杯杯素酒：清清白白又略带甘甜的百泉水！若早献一杯素酒，张老爷也不会……悔之晚矣。

老者哭，少年哭，学子哭，农人哭……白日哭过，梦里又见张菊人，不知多少百姓在夜里湿了枕巾。不少人哭肿了双眼，半月不消。过往客商以为辉州流传红眼病，传到朝廷，朝廷派太医下来巡诊，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朝野上下为之震动，皇上亲赐御碑一块，上书四个大字：

清白如水。

羊肉烩面

在豫北，烩面馆比比皆是，很多人家都能自做自吃。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个乡下人吃一顿羊肉烩面，却是一件奢侈的事。

那一年，张林在新乡读中专。

秋后，爹从老家打信来，说今年柿子丰收了，家里卖八分钱一斤，问张林新乡的价钱贵不贵。张林一打听，婆好的柿子摆摊可卖到两毛五，便赶紧打信告诉了爹。

过了一个星期，张林正和同学们做课间操，有人喊他说校门口有人找。张林跑去一看，爹笑咪咪地站在那里，还是那件对襟布衫，脚上穿着姐纳的千层底布鞋，肩上搭一条毛巾。张林欢喜地跑过去，问：“爹，你咋来的？”

“走来的。”爹朝旁边一指，“我来卖柿子。”

满满一车柿子，红嘟嘟的真好看。车子是老家那种独轮小车，两根车把中间系一根宽布带，搭在肩上省力气。老家到新乡一百五十多里路，张林瞅瞅爹，又瞅瞅满满一车柿子。问爹：“走了几天？”“夜儿个（昨天）鸡叫头遍打家里出来，山路不好走，天擦黑才到县里；今儿个天不亮从县里上路，一直走到这会儿。”

张林心里一阵发烫，忙对爹说：“先去宿舍歇歇脚吧！”说罢来到小车旁，扎下马步，把布带朝肩上一搭，两手抓住车把，腿一挺就站了起来。爹在一旁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你这会儿是中专生了，同学瞧见了会笑话你。”“你推，他们才笑话我呢！”张林推车就走。

张林一直把车推到宿舍楼跟前，果然招来好多吃惊的目光。

中午和爹去食堂吃饭。爹一身太行老农的装束挺扎眼，又有不少目光投来。有一个同学低声问张林：“家里来的老乡？”张林往爹身边靠了靠，声粗气壮地回答：“这是俺爹！”这一声，叫得爹心里热乎乎的。

爹住在学校，白天出去卖柿子，中午饭在外面吃。晚上，张林给爹打来洗脚水，问爹：“你在街上吃的啥饭？”

“羊肉烩面。”

爹说罢擦擦嘴，一副味道好极了的样子。张林笑了笑，心说：味道再好，也不能从中午留到晚上，爹真是没吃过啥好东西。

过一天再问，仍说吃的羊肉烩面。

瞧爹那高兴的样子，显然是很爱吃。

爹卖完柿子要走，给张林留下一叠毛票，叫张林买书瞧：“你打小就爱瞧书，咱家难，买不起。你为了借人家书瞧，放罢学去给人家割猪草，礼拜天给人家出猪圈粪，爹听说，心里不知多难受。”说着眼圈红了，“你将来挣了钱，家里一分钱也不要，都留着买书……”

就在这年冬天，爹的肺病犯了，跑过几家医院，说是肺癌，用了不少药，却越来越坏，眼看不行了。张林守护在床前，瞧爹眼中分明有什么话要说，问爹，爹生满皱纹的脸生硬地笑了一下，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前时……爹去新乡卖柿子，头回见羊肉烩面，嘴里都快流口水了。老想吃一碗，老舍不得那几毛钱，天天闻着那香味啃你娘给烙的饼……嘿嘿，快入黄土的人，咋就这么贱，又想起那香味了……”张林紧握住爹的手，泪水吧嗒吧嗒砸在床沿上。

夜里，爹去世了。一想起爹生前竟没能吃上一碗羊肉烩面，张林心里就潮潮的，不是个滋味。

蓝天下的风筝

小艳三岁那年，爹去了。娘几番哭死过去，泪干了，就显得呆痴了许多，紧紧搂着小艳，生怕被人抢去似的。后来大队照顾娘去副业组做工，小艳没人带，送到姥姥家。一有空，娘就跑去逗小艳玩，每次离开，小艳都缠着她不让走。哄了又哄，小艳还像一只小鸭一样在后面摇摇摆摆地撵。也有不撵的时候，一定是小艳跟别家的小孩玩昏了头，娘喊她也不理会。娘很伤心，对小艳姥姥说：“小艳跟我没感情了……”说着说着，泪就挡不住了。

后来小艳念书了。娘不放心，正做着针线或是正在地里干着农活儿，一想起小艳，放下家什就往学校去。小艳正上着课，玻璃上便映出娘的脸和一双探询的目光，只一闪就没了。读完小学还要到乡里读初中，娘舍不得她去，不让她再上了。二舅知道后，跑来嚷娘：“你想耽误孩儿的前程不是？你是真替她着想还是假替她着想？”娘像做了错事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小艳懂娘的心，就偎住娘，小声说：“娘，俺不念书了。”娘却信了二舅的话，噙着泪给小艳拆洗了一床干净被子。

小艳星期天回来，娘捧着她的脸：念书念瘦了。娘去鸡窝里摸来带着新鲜血丝的鸡蛋，给小艳做荷包蛋。一碗水卧两只鸡蛋，淋上小磨香油和土蜂蜜，小艳吸溜吸溜地吃，隔着热气腾腾的白雾，与娘一双殷殷切切的目光相碰，小艳甜甜地唤一声“娘”，娘笑笑，点点头，仍是那副放心不下的样子。小艳懂事早，读书格外用功，中招考试的时候，小艳被一所中师学校录取了。

娘高兴得请人来村里放了两场电影，村里人见了面都说闺女考上了大学，小

艳娘熬得值当。娘回家学给小艳，小艳给娘纠正说不是大学是中师，娘不听，说：“啥师不师的，你这个大学生别给娘咬文嚼字。”入学后，小艳给家里写信，说了她怎么到学校，怎么买饭票和同学睡上下铺，第一学期上什么课……家里的信是二舅写的，小艳一看就知道不是娘的原话，二舅把娘说的话都写转了。中秋节小艳打算回家看娘，却让几个同学硬拉着去郑州玩了。没想到二舅寻到学校，给她送来两斤月饼，告诉她：“八月十五你没回，你娘想你都想哭了。”听了二舅的话，小艳的眼睛潮润了。

第三个寒假回到家，小艳仍像以往一样和娘睡一个被窝。熄了灯，娘儿俩有说不完的话。小艳给娘讲外面的世界，讲完了让娘给她讲故事。娘说：“俺有啥故事讲的？”“讲小时候的故事呀……”小艳缠着娘给她讲小时候的童谣，娘讲着，她也跟着讲，最后也闹不清谁是讲故事的，谁是听故事的啦。小艳给娘说了实习的事和分配的事，娘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问：“毕业了你去哪儿？”“当然往城里去啦，要不争取留校。”小艳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娘却一声不吭地背过身睡了。小艳听见一声轻轻的叹息。

第二天醒来，娘在扎火，小艳猛一挨娘的半边枕头，竟全湿了。小艳一下子明白了。吃过饭，小艳跟着娘去西地锄草，故意拣一些学校的趣事讲给娘听，娘却不吭声，弓着身子只管锄草。小艳看见娘不小心锄倒了几堆麦苗，知道娘有心事。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雀唤，小艳和娘住了锄，见是几个小孩在放风筝。一只风筝在他们头顶越飞越高，孩子们撒着欢地叫喊，跟着风筝疯跑。小艳和娘也仰头张望那只飘飞的风筝。

“飞得真高啊！”小艳望着风筝说。

“飞飞就飞不回来啦！”娘瞅着小艳说。

小艳一怔，想了想对娘说：“飞得再高，也有一根线系着她的心哩……”没说完，小艳忽然禁不住惊喜地指着不远处放风筝的小男孩唤娘：“娘，你瞧！”娘望过去，那个小男孩正飞快地往线砣上缠线，风筝被一点点拽回来……娘瞅瞅小男孩手里的线砣，瞅瞅天上的风筝，又瞅瞅小艳，终于笑了。

秋罢给话儿

麦子扬花的一个傍晚，小亮骑着摩托带着小艳进了村头的杨树林，两人耍“摸鱼摸虾”……压倒了一片青草，还差点压住一对缺翅虫，幸亏那对缺翅虫机灵跑得快。

一个月后，小艳和妈去地里点玉黍种，玉黍种装在小艳上学时用过的破书包里，书包吊在脖子上。小艳腮帮子忽然一阵发酸，涌出几口酸水，哇地吐了出来。小艳没在意，点了一会儿玉黍种忽然又一阵发酸。小艳猛然一惊，又一想自己的“好朋友”超过日期十几天了还不来，莫非……她的脸不由火烧般发烫起来，心也咚咚直跳。渐渐地，脸色又黄了，小艳想，要真是那样，让爹知道了，不把腿给她打折才怪呢！她没心再点玉黍种了。

妈发现她在吐，问咋了？小艳谎称看见一条蛇，恶心死了。妈点点头，安抚她：“头上带王字的蛇可别招惹它，那是神蛇。”小艳就向妈请假说要回去喝口水，也不管妈同意不同意，背起玉黍铲就蹬着麦浪往地边走。

小艳到县城下了车，直奔县医院，挂了号又直奔妇科。可是到了妇科门口，小艳犹豫了，自己一个闺女家……要是再碰见熟人，那还了得！她鼓了几番勇气还是不行，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县医院。

小艳进了一家计生用具专卖店，在街上瞎转悠着就瞧见了这家专卖店，玻璃上赫然几个大字：早孕测试。她已别无选择。一进门，小艳红扑扑的脸就立即像熟透的葡萄一样显出了紫色，温度一个劲儿上升，热得能把一张纸点着，她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和心脏咚咚的跳动，她的眼睛里汪着一潭温润的液体仿佛一触即

溢。店主问她要什么，她指了指玻璃上那几个字。她把那决定她命运的条条多要了几根，付钱的时候，店主又给她推荐一种药，说有劲得很……小艳一怔，店主显然把她当成三陪女了，她夺门而出，店主在后面喊找她钱也不要了。

回到家，按上面的方法一测，果真是那个结果。小艳一时没了主意，给小亮打传呼，小亮回传呼说他正在黑金刚娱乐城打气枪呢……

还是那片杨树林，小亮已先一步到达，正笑吟吟地望着她，开始夸自己刚才的战绩：“我的枪法咋恁准哩，一枪中一个气球……”小艳上去啪一下就给了他一耳光，小亮顿觉满眼都是金子，说：“你咋打人呢？”小艳不吭声，又飞起一脚踢向小亮，然后蹲在草地上呜呜哭起来。小亮一手捂脸一手揉腿，不知这迎头痛击为了啥。闹了半天才弄明白，赵小亮不信：“一回就……比打枪还准？”小艳拿出测试条，要当场测给他看。

小亮爹去提亲。第一回，小艳爹只一句话：“五黄六月的，办啥喜事？石狮的屁股——没门儿！”连坐都没让。第二回夹了一条烟去，小艳爹口气还没让步：“说不中就不中，六月不娶，五月不嫁，人家还以为我闺女嫁不出去啦？”第三回就到了麦罢，小亮爹一手拎一捆啤酒，小艳爹这回有了点笑脸，说：“叫我考虑考虑，秋罢给话儿。”

小艳和小亮在他家里等消息，爹回来一说，小艳就小声埋怨：“秋罢给话儿，秋罢给话儿！定日子也得定到冬天，我肚子成啥样儿了？非暴露不可！”小亮怯怯地望着小艳，小声试探问：“要不……去医院打掉？”小艳听了浑身一激灵，仿佛真的上了手术台，两手紧紧地攥住了小亮。

两人悄悄去了一家小医院，手术室很小也很脏。医生是一个中年妇女，脸阴阴的，仿佛和他俩有仇似的。把一堆刀剪在燃烧的酒精里消毒，然后戴上胶皮手套。见小艳愣着，就叫小艳上手术床，还问：“第一回？”小艳觉得受了侮辱，却又不敢发作。小艳疼得忍不住了，一只手死死抓着小亮的手，“哎哟哎哟”地叫唤。医生当啷一声扔下一件铁器，又操起一件送进去，还训小艳：“叫唤啥？不是得劲那一会儿了！”小艳吓得再不敢吭声，却把小亮的手抓得生疼。手术后，小亮手上留下一排红殷殷的指甲印。

天黑后，两人回到村里，小亮说：“去俺家吃饭吧！”小艳鬓角还冒着湿气，全然没了平日的霸道，很温顺地点了点头。